

群 众 演 唱 剧 本

59697

独幕话剧

旅客之家

赵羽翔编



北 京 宝 文 堂 书 店

F4246
0410

內容說明

这个剧本，写大跃进中某个乡村的小旅店，它的主人抗旱去了，旅客們来到这里，都主动互相照顾，象个团结友爱的家庭。它深刻地反映了人們在大跃进中思想、情感上的巨大变化。

写得紧凑，人物只有七个，适合业余剧团演出。

旅客之家

*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64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70·435字數19,000 開本757×1092 1/32 印張1 $\frac{1}{16}$

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册

定价(7)0.16元

人物：耿凤鸣、丁虹、陳同志、張大爷、耿小五、旅客甲、乙。

布景：常見的乡村小旅店：一排房間，都是用木板隔成的，看来很狹小。屋里有—張桌子，是服務員記賬、辦公的地方。牆上貼—張插紅黃旗用的表欄，与几条有关大跃进和服务态度之类的標語。此外还有两三只板凳，是供旅客們休息用的。

幕启：耿凤鸣戴着花鏡，正全神貫注地在整理賬目。丁虹拿着一封信，从二號房間走出。

丁虹 有漿子嗎？耿大爷。

耿凤鸣 唔。（遞給她漿糊）給家写的信？

丁虹 不，給我們机关打个报告。（封信）往南去的火車几点到这儿？

耿凤鸣 两点十七。您这是要开身，丁同志？

丁虹 嗯。今天到县里办点情，明天还要到天津去。

耿凤鸣 噢，天津？天津离这儿可老远了。

丁虹 头一次出远門儿。以前和您一样，也是守在家里的。

耿凤鸣 看店門？

丁虹 在商店里做售貨員，刚接手采購工作。

耿凤鸣 这我懂。采購就是四面八方到处跑，是个不容易的事儿。行啊，姑娘！您可真能干。（忽然想起）可是，您的东西还没拾掇呢？

丁虹 有啥收拾的。一个背包，一个牙具袋儿，最简单了。

耿凤鸣 唔。那您的车票可准没买吧？

丁虹 （看看表）十二点刚过，来得及。

耿凤鸣 （摘下花镜）拿钱。我来给您买车票去。

丁虹 不，不，耿大爷。

耿凤鸣 您住这么多天了，应该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呀！理发票、澡票、车票都是旅店给代买的。没看十字街那儿修俱乐部了吗？将来连戏票、电影票也不用旅客出门儿就买到手了。

丁虹 反正我得到车站去。您一个人照看一个旅店就够忙的了。

耿凤鸣 唉，我现在不还有点空儿吗？

丁虹 您的账还没整理完呢，可不能再麻烦您老了。

（拿起信来走进屋去。）

耿凤鸣 姑娘！您要客气，我这心里就过意不去了！

外面一个青年人：“耿老！你这个工作挺忙的，我看你就别逞刚强挑那份战了，你那二亩豆子，我们替你浇算了！”

耿凤鸣 啊——不行不行，（急忙走过去）这可不行！我好不容易争来二亩豆子，可不许你们动！

外声：“那你就‘七吃卡嚓’马上行动！”



耿凤鸣 好，好，随后就

上你了！（走到桌前急忙写个纸条，然后贴在墙上。）

丁虹出。

丁虹 耿大爷，您也要浇田去？

耿凤鸣 浇！老天爷不下雨咱就浇，看誰能拗过誰！

丁虹 今年庄稼可真好，比去年强的多吧？

耿凤鸣 强百套啊！我活这么大岁数，也没遇到过这样

好的年景啊！你到地里轉一圈就知道了，那高粱一丈多高，谷子地里进去人都不見影！你还没看見河西那片稻子呢！嚇！那长的真好啊！說起来真不容易，这是从打去年冬天修水利到现在，大伙儿左一个苦战右一个巧干换来的呀！

丁虹 嗯，我从长春来，一路上庄稼都这么好。真是老天不作美，偏偏在这个时候旱！

耿凤鸣 不要紧，駕不住咱們老少都下手，黑夜白天干，老天不下雨，咱們自己下！世界上哪有再比人神通广大的！乡党委規定，从今天晌起，供销社七天不卖貨，机关也不办公了，都去抗旱，不抢救过来不能算完！

丁虹 可您这种工作？……

耿凤鸣 一样能脱开身。等会儿車到站，正好浇地歇头气，我跑回来安排一下旅客，什么也誤不了。

丁虹 （感动地）耿大爷，您一个人做了多少人的活呀！

耿凤鸣 这是向天爭粮啊，姑娘！我要生三头六臂該多好！（找水桶）那就連您的車票也买来了。

丁虹 您还惦记着我的車票呀？

耿凤鸣 没法子，只好您自己买了。

小芬拿一迭衣服上。

小芬 爷爷，洗的衣服拿来了。（見丁虹）丁姑姑，（从中找出一双袜子来）您的袜子。

丁虹（接过）我的袜子？（看了看已洗干净的袜子）耿大爷，您，您这是什么时候拿去的？……

耿凤鸣 咳，这算不了什么。出門的人，不是为公就是有要紧的事儿，不能叫这些洗洗涮涮的勾当占去时间，能倒出你們点工夫来，也好多給公家办点事儿！

丁虹（感激地）耿大爷，您为旅客想的太周到了！（掏錢。）

耿凤鸣 您这是干什么？快把錢装起来！

丁虹 瞧，袜子脏了您給洗了，坏的地方也給补上了，您总不能白劳动啊！

耿凤鸣（感到侮辱，生气地）你当我是为了貪图那两个錢？！（掏出一串鑰匙給小芬）把洗的衣服送到小仓库里去！（欲下。）

丁虹（为难地）耿大爷！

耿凤鸣（轉回来）对了。小芬，我派你个差事，給你丁姑姑买张到县城去的車票。（向丁虹）这回您拿錢吧。

丁虹 耿大爷，您別替我操心了。

小 芬 我常去买票的，姑姑。

耿凤鸣 小孩子，跑点腿儿算不了什么。您不拿钱我就垫上了。(掏钱给小芬。)

丁 虹 (阻拦)小妹妹！

小芬机灵地接过钱，便跑进仓库里去了。

丁 虹 耿大爷，我自己连张车票都不能买吗？

耿凤鸣 您呀，您还没拿我这个店当成家呀！我这个人就是有个怪脾气，看见谁外外道道的，我就不大放心，老惦记着。

丁 虹 耿大爷，您这里比家都好啊！

耿凤鸣 可不能这么说。好了，我得赶快走了。(下，又返回)你瞧，我这脑袋！(诚恳地)丁同志，您在我这儿住七天了，照顾不到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拿意见簿给她)这是意见簿，您见到的可千万不能带走，把意见给我留在上面……

丁 虹 (感动已极)耿大爷！您……您太好了！

耿凤鸣 可不能不帮助我老头子呀！

丁 虹 (点点头)好。

耿凤鸣 这回我可真得走了。以后到这边来办事儿，可千万到我这儿来住啊！

丁 虹 一定看你老来。再见，耿大爷！

耿凤鸣下。丁虹大为感动，凝思一会儿，忽地跑到桌前，拿起小红旗来，插到墙上的红黄旗表栏里，然后觉得不够，又插上了四个。小芬上，看着她。

小 芬 姑姑，您为什么插那么多的红旗呀？

丁 虹 爷爷的优点也多呀！对不？

小 芬 嗯。爷爷当两次模范了。

丁 虹 你和爷爷亲吗？

小 芬 当然亲了。爷爷待我可好啦！

丁 虹 那就得听爷爷的话。

小 芬 从来我就听的。

丁 虹 那你把钱给爷爷送回去吧。

小 芬 那我就成了不听爷爷话的孩子了。爷爷该生我的气了。

丁 虹 不会的。

小 芬 您不知道，以前这儿有位李爷爷，他炼钢去了，所以，我做了规划，要帮爷爷照顾旅店。

丁 虹 是吗？

小 芬 您不信？刚才送来的衣服，里面那件蓝色的就是我洗的。

丁 虹 你真好，小芬！那么多的衣服，爷爷能洗得过来吗？

小 芬 爷爷不会洗衣服，那是妈妈洗的。您有衣服要洗吗？我洗的可干净了。

丁 虹 谢谢你。

小 芬 跟我妈妈一样，也是义务劳动，不用您花钱的。

丁 虹 (惊异)这么多衣服，都是你妈妈白白给旅客洗的？

小 芬 嗯。爷爷說，出門的人都忙，有時間还得干正經事儿呢。姑姑，您一定更忙，您有衣服我一会儿就洗出来。

丁 虹 一会儿？

小 芬 （肯定地）一会儿！

丁 虹 （搂过小芬）你真能干！可是“一会儿”我不是就得走嗎？

小 芬 （这才想起）对呀！我怎么还不到車站去呢！（掙脫。）

丁 虹 小芬，你得上学了。

小 芬 我們两点半上課。

丁 虹 少先隊員得听话！

小 芬 少先隊員得說到就做到！

丁 虹 （无可奈何地）好吧。把爷爷的錢收起来，一会儿交給他。（拿出自己的錢給小芬。）

小 芬 （接錢。順便將鑰匙放在抽屜里）您等着，姑姑！我馬上就回来。（跑下。）

丁 虹 慢一点儿走，小芬！

丁虹走进房間，拿起信来走了出去。

少停，陳同志戴着近視眼鏡，手里提着旅行囊，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

陳同志 有房間嗎？（无人应）服務員，有房間嗎？（高聲）

服務員：哦？（放下东西，各处尋視一下）奇怪！……

（坐下，搥扇。少停出口長气）溜平大路走了二十五里，

腰也酸来腿也疼，只想到了旅店好好休息一下，偏偏这旅店里连个人也没有……（想想怪生气的）服务员！掌柜的！……真倒霉，这叫什么旅店！（又走一圈，见二号门未锁，拉开见里面有东西，又关上）怎么搞的！全国都在跃进，可这儿……

张大爷 揣个小包走上。

陈同志 （误以为张是服务员）有房间吗？

张大爷 兴许有吧，火车还没到站呢嘛。

陈同志 “兴许”？你是作嘛的？

张大爷 和你一样，也是找店住的。

陈同志 您不是服务员？（拿起东西，见标语）“旅客之家”，真好听！可进屋连个招呼你的人都没有！（欲下。）

张大爷 叫我說，消消气儿，你就坐那儿歇歇吧，早晚还能没有人来？

陈同志 那儿还不一样住店呢。

张大爷 镇上就这么一家小店。

陈同志 噢——原来如此。这就叫“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好你也得住，不好你也得住！真厉害！（放下东西）啊——这是命该如此呀，等吧！（坐下。）

张大爷 你从什么地方来？

陈同志 江那沿。（少停）我本来打算从原道回长春来的，听人说，过江到这儿住一宿，明天从这儿坐早车，用不上半天就到长春了。豈知到了这儿，无故闹了一肚子气！

张大爷 咳哟，为这个气生的太不值当了。兴许掌柜的忙，不然店里那能不攔人呢。

陈同志 现在是大跃进！怎么忙，还能把屋子扔下不管？假使一旦进来个什么坏人，岂不正好给他造机会吗？

张大爷 你说这个倒是。

陈同志 再说，服务业嘛，就得做到：旅客进门，招待如亲人，这才行呢。

张大爷 这儿我可住过好几次了，要说招待，真还不差。

陈同志 你没去过城市吧？

张大爷 嗯，差不多有小半年了。

陈同志 这回到城市里你就知道了，服务态度和从前比，可大不相同了！不管商店还是饭馆，服务员都戴着号牌，墙上有红旗竞赛表，服务态度好的插红旗，真是做到了“百问千句应，句句带笑容”；现在到饭馆去，汤凉了给你热，酒凉了给你温，（兴奋起来）不愿走路还给你送到家去；到了商店，你买一样东西，给你拿出十样，百挑不厌，百问不厌，东西使坏了，还带修理的……这儿可倒好，冷冷清清，不管怎么跃进，还是老样子。（感慨地）看起来，农村总是比城市差呀！

张大爷 你贵姓？

陈同志 我姓陈。

张大爷 啊，陈同志。我姓张。你前边说的那些，我听

了都挺順耳，到了后尾，我听了可是不大帶勁。你若說农村沒跃进，那是瞪眼說瞎話！請問，走这一路，你看見今年的庄稼沒有？不是跃进，就凭这一带的土質，高粱长一丈多高？……

陈同志 唔？你这不是把問題扯远了嗎？

张大爷 近的就說眼下抗旱吧，那真是气死龙王的干法！全凭两只手，就下起透雨来了！我要不叫这块（指胃）糾纏人的病，都不能出这趟門呀！

陈同志 咱們是从旅店談起的，我說的是服务业。

张大爷 什么“业”都一样，都是共产党領導下的，还能两样？就說供銷社吧，成年揹包挑担下乡，把貨給你送到炕头上去。忙生产的时候，你要十把鋤，二十把鎬，一个電話給你送来了，比你自已亲身挑的都好，保你滿意；再說兽医站……

陈同志 可这旅店为什么这样呢？

张大爷 这……我也不知道。

陈同志 說了半天……

张大爷 說了半天也不能瞎猜人家。

陈同志 对，瞎猜也沒用。反正一个字儿——等！（哼哼起来）等着吧，耐心地等着吧……（走一圈儿。）

张大爷 （倒水）喝点水吧。

陈同志 謝謝！

丁虹上，欲进二号房間。

陈同志 你是服务員嗎？

丁 虹 (迟疑一下)有事情?

陈同志 想对付个房間。

丁 虹 您要住下?

陈同志 真奇怪!那么你們这儿只欢迎参观?

丁 虹 你怎么这样說話呢?

陈同志 别挑剔了,服务员同志!我們在这儿等你有半个鐘头了!

丁 虹 (知道他是誤会了,想解释,又一轉念:耿大爷不在,就該把他的工作承担起来。于是欣然地)真对不起,讓您們等着急了。今天走路一定很热。

张大爷 天这么早,还能不热了?

陈同志 早都凉快过来了。

丁 虹 (迅速取来开水,沏上茶)老大爷,您从什么地方来呀?

张大爷 紅旗乡。我常住你們这个店。那位耿老爷儿上哪儿去了?

丁 虹 他老浇地去了。(給张大爷斟茶。)

张大爷 怎么样?若沒事情,那老爷子可不能不守舖。

陈同志 那你到哪儿去了?

丁 虹 办了一点事情。

陈同志 对喽,旅店就可以放下不管了!

丁 虹 (給陳同志斟茶)您喝茶吧。

张大爷 (用眼睛制止陳同志)姑娘,你是多嚒到这个店来的?

丁虹（迟疑一下）日子不多，刚七天。

张大爷 那位同志说的对，得把店守住，寸步也不能离开呀！

丁虹 是，你老说的对。

张大爷 我们那儿的小店，也是新来了一位姑娘，挺能干，还是高小毕业生呢。

陈同志 服务员同志！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一个房间哪？

丁虹 就来。（一面找钥匙，一面说）同志！您要抽烟的，话，为了旅客方便，我们这儿准备有牡丹、大前门、北极、迎春……您可以任意挑选……

陈同志 我不抽烟。

丁虹 那我们这儿还备有各种糖果，饼干，有桔子糖、柠檬糖、什锦糖……

陈同志 我需要的是休息，你怎么故意打岔呢？同志！

丁虹（找不到钥匙，急）您等等。

陈同志 你这个服务员真成问题！怎么把钥匙放那儿还不记得了呢？

丁虹 您让我想想……方才小芬是放在……

张大爷 新学干活，都是这样。（安慰地）别着急，姑娘！找东西就是这样，用着它了，有时翻箱倒柜你也找不到；等你不用的时候，随手一下子……

丁虹（忽然想起，马上从抽屉里找到了）嗯，一下子就找到了！您二位住一个房间吗？

陈同志 我们不是一起的。我要干净的。

丁虹 我們这是特等卫生合格旅店。(打开三号房間)您看这个怎么样?

陈同志 (看了看, 不滿意)你開開, 不潮嗎? 怎么有股怪味儿呢?

丁虹 每天都烧了火的。

陈同志 給我找一个不凉不热又不潮的吧。

张大爷 姑娘, 你給他再找一个, 我住这个。

丁虹 (再不知道几号房間空着)請等等! (查店簿)啊, 五号客人走了。

陈同志 几号房間空不空你也不清楚?

丁虹 (打开五号房間)您瞧, 这房間里有窗戶, 一定不能潮, 一会儿烧炕时少烧一点, 保您不凉也不热。您看行嗎?

陈同志 房間这么小?

丁虹 您不就一个人嗎?

陈同志 一个人就不該寬綽些? 算了! (进房間里。)

丁虹 这是您的东西? (将陳同志的东西拿进房間去, 然后拿起脸盆从側幕下。)

陈同志 来一套行李! (走出) 嗯? 人又沒了? 服务员!

张大爷 她打洗脸水去了。

丁虹端一盆洗脸水上。

丁虹 您洗脸吧。

陈同志 我說服务员同志, 你倒是一样一样的来呀! 房間还没安排好呢……

丁 虹 您还需要什么？

陈同志 你說呢？睡覺大概得有行李吧！

丁 虹 (极大耐心)您別急，就来。

张大爷洗脸。丁虹进二号房間拿出行李。

陈同志 干淨不？

丁 虹 刚拆洗不久。

陈同志 (仔細看了又看)換一套吧，刚从別的房子拿出来……請換一套干淨的。

丁 虹 这行李我盖过……啊，不，这行李很干淨。

陈同志 我要換一套！

张大爷 (洗完脸)老头子好将就，給我吧，姑娘。

丁虹进三号，給张大爷鋪行李，然后倒水下。

陈同志 这样的服务员，要在城市根本没人用她！你瞧她那笨手笨脚的样子，没办法！

张大爷 我說这话你可別生气，你們城里的人哪，就是会挑剔！出門的勾当，那能都四眼齐呢？

陈同志 “旅客之家”嘛，那就得叫客人感到处处舒适，样样滿意；不然就别貼那么张耀眼的条子！

张大爷 你硬要不滿意，那她怎么也不能使你滿意。

丁虹端洗脸水上。

丁 虹 您洗脸吧。

陈同志 該給我拿好了行李了吧？

丁 虹 就拿。不等您洗完脸，我就給您鋪好了。

陈同志 (将把手放进水盆去，馬上縮了回来)哎哟！

丁虹 (正欲下,立刻轉回来)怎么了?

陈同志 你怎不問問,就給我弄来一盆凉水?

丁虹 (困惑地)天这么热……

陈同志 我喜欢热的。給我对点热水来!

丁虹 好,請您等等。(下。)

张大爷 (忍不住笑了出来)头一回遇見你这么一個怪脾气的人!三伏天使热水,真有你的!

陈同志 习惯了,没办法。

丁虹拿来热水,給他对上。

丁虹 (往盆里倒水)怎么样?

陈同志 再来点。好,好了。(洗脸。)

丁虹提壶下,然后走进仓库去。少停,空手走来。

丁虹 庫里沒被子了,大概……拿去拆洗去了。

陈同志 (不滿)你們这服务质量,叫我怎么說呢?

丁虹 (抱歉地)您稍等等,一定給您想办法。

陈同志 (洗完脸)可我馬上就需要休息!

张大爷 (解围)这么的吧,陈同志,我租的那套行李,你先拿过一床被子来将就舖一会儿,倒一倒总还行吧?一会儿再叫她給您想办法。

丁虹 謝謝您,老大爷!(到三号拿出被子)您先休息一下,一会儿一定給您找套行李。(进陈同志屋鋪被子。)

陈同志 我对你們这个旅店真有意見!不管旅客滿不滿意,只能听你們的摆布。豈有此理!

丁虹上。